

與世紀同行

——一位老作家的坎坷经历

作者 萧 莫

华艺出版社

与世纪同行

萧 莫 著

华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4 号

与世纪同行

著 者： 萧 黄
出 版： 华艺出版社
发 行： (北京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 政 编 码 100010 电 话 6736751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194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199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 199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0

书 号： ISBN7—80039—946-x/I·530
定 价： 9.00 元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自传体的长篇纪实文学。作者以自己传奇性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真实地纪录了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天翻地覆的历史巨变。三个四川的年轻人，以文中的“我”为中心，敢说、敢干、敢闯，怀着崇高的理想，只身冲出夔门，从此投身于时代的洪流里，在历史风云变幻中沉浮。他们人生和命运的轨迹时而交叉，时而平行，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其惊人的记忆，在书中真实地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如1926年3月18日北师大学生刘和珍被枪杀的场面；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大屠杀；同盟会老人刘云门撰写的长诗《哀江南》，怒斥南京政府背叛中山先生……这些珍贵的历史史料在书中比比皆是。

这部作品所写的人和事，和今天的年轻读者差距较大，但却能吸引你细心地读下去，并会得到宝贵的人生启迪。

目 录

第一章	岷江的早晨	(1)
第二章	从字纸堆里跳出来	(13)
第三章	打出夔门	(32)
第四章	北京的冬天	(41)
第五章	投笔从戎	(47)
第六章	白云山的风暴	(59)
第七章	投奔	(74)
第八章	大浪淘沙	(82)
第九章	上海滩上	(92)
第十章	在曲阜二师的讲坛上	(107)
第十一章	济南牢房	(124)
第十二章	我的处女作	(134)
第十三章	艰辛的旅途	(145)
第十四章	粉笔和钢笔	(152)
第十五章	猎狗跟踪	(169)
第十六章	青城秋色	(180)
第十七章	还乡	(191)

第十八章	在处女地上播种	(207)
第十九章	风雪黎明	(216)
第二十章	凭吊忠魂	(229)
第二十一章	农村 22 年	(235)
第二十二章	草庐前的话别	(243)
第二十三章	金秋无限好	(253)
后记		(264)
附录一	《萧黄的斗室》 方笑云 (即王尔碑)	(266)
附录二	《被遗忘了的作家——萧黄轶事》 木斧	(268)
附录三	《哀江南》 刘云门	(275)

第一章 岷江的早晨

日击收回鼓，时称大有年。
滥倾家酿酒，包载下江船。
女髻银钗满，童泡毳毡鲜。
里胥休借向，不信有官权。

——宋·梅尧臣

—

每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有的是在花团锦簇中度过。我的童年是和耕牛打交道。

早晨，竹林里的画眉第一声噪叫的时候，我的祖母便把我唤醒，喊一声：“老明子，起来得啦，快把牛牵出去放！”接着她又发出一长串多余的话，什么“牛是命根子”呀，“人靠牛吃饭”呀，“十月初一牛王菩萨生”呀，“不给牛过生，牛要流眼泪”呀，等等。

我的祖母是我们家里最勤快的人，也是最唠叨的人。她

有一双勤劳的手，整天不歇气地干活；她也有一张招人厌烦的碎嘴，整天喋喋不休。所以一听到她那干涩的声音，要好快就有好快，我就翻身爬起来，一面打着呵欠，揉着睁不开的眼睛，一面披衣下床，向牛栏跑去。

牛看见我，知道我要牵它出去放牧，显得多么亲热，好象看见亲人。当我牵着它走出栏门的时候，它喜欢得跳蹦起来，窜到我前面，把我手里的牛鼻绳都拉得笔直了。

早晨放牛，牛和人都感到新鲜。我骑在牛背上，让牛悠闲地啃着沟边河边上沾着露水的青草，我便哼着小调，或者吹短笛，我的稚嫩的歌声和笛声响彻潮润的晨空。

我们家住在岷江上游，离青城山八九十里的平坝上。我放牛放得很远，经常放到岷江边上。我让我的耕牛把岷江的水美美地喝够。饮足后，它抬起头，望着滚滚东流神驰，好象它和我一样都在问：这滚滚东流流到什么地方呢？流入大海吗？大海又是什么样儿呢？这时候，我的耕牛是不是也在想去漂洋过海，我不得而知，但这时候我的确想入非非，想架起一叶扁舟，顺流而下，当真去漂洋过海。

我和我家耕牛已经结成了亲密的朋友。

我们家是佃中农。我们的佃主人叫徐荐廷，是清朝末年世袭的千把总，人们都称呼他徐总爷。他有四个老婆和四个儿子，他们全家人都吸鸦片烟。他的家当全都被六七支鸦片烟枪吸光，于是便向我们家勒索，随时要升佃、加押或抽田，动不动前来牵走耕牛。

我11岁那年腊月28那天下午，我正牵着耕牛在苞田里放牧，忽然徐荐廷的么儿子徐长庚挥着雪亮的大马刀前来牵我手中的耕牛。我看见他气势凶凶地来意不善，连忙把手中

的牛鼻绳隐藏在背后。徐长庚冲上前来，把我手中的牛鼻绳抢夺到手，顺势赏了牛屁股一刀背，牛跳蹦起来。徐长庚再次把刀背对着牛角砍去，刀锋在寒冷的空中划了一道白亮的光辉，牛猛烈地往前一窜。徐长庚吆喝一声，于是我们家的耕牛便在新主人的鞭挞下急急地奔跑走了。他牵牛的目的是要我们拿钱去赎回。

我的父亲正在屋里打扫牛栏，听着我的哭叫声跑出来。看见全家第二生命的耕牛已经被徐长庚得意洋洋地赶上往他家去的大路上，他站住脚，闷了一分钟，然后跑回屋，把门里蜷伏的狗踩了一脚。

“我不信你们就有好霸道！”他喘息着，牙齿咬得格格响。

我的祖母正在打扫院坝，停止手上的扫帚，伸直起腰，眨巴着见光流泪的眼睛，带着哭声诅咒说：

“不晓得你先死，还是我先死呀！”

我们这个家是两百多年前我们的第一代祖人从湖北省麻城县移民到这里插寨建立起来的，至今已有九代人，世世务农，靠啃泥土过日子。到了我父亲这一代，我们这个家有五六间草房，有四笼慈竹和一棵两人合抱的柏树，这棵参天的大树成了我们家的标记，还有一条油光水滑的耕牛。现在这条耕牛被地主牵走了。

这一晚，除了我父亲还能保持冷静外，全家人都在饮泪吞声，咒骂不绝。我的祖母跪倒在菩萨面前，半闭着红肿的眼睛，诅咒徐荐廷断子绝孙。

半夜过后，我的父亲从满身虫眼的书柜里拿出纸笔，坐在堂屋里的方桌旁，沉住气写控告徐荐廷的呈文。他不准备投靠保甲，也不准备投靠邻里乡绅。他们无能为力。他要到

县里去告状，他不信天下会没有公理，他不相信就没有第二个包文正。呈子作好后，他上床假寐片刻，立刻又爬起来，扒了半碗冰冷的剩饭，于是便踏上到县城里去的坎坷不平的路程。

徐荐廷万万没有想到，我父亲既非举人，又非秀才，白丁一个竟然会动笔作呈子，而且敢到县里去告状。他不得不让步了。晌午时候，他打发他家佣人把耕牛给我们家牵回来。

傍晚时分，我的父亲带着满身的疲劳从县里回来。他看见耕牛已经牵回来，正在栏里啃草。他明白了一切，他胜利了。但他却突然沉闷起来。他往灶房门口的竹椅子一坐，长长地舒出一口气。他叫我到他跟前，盯着我说：

“看来一个人要能文能武，才不会被人欺负。我明天送你进学堂，我栽培你，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叫人家看一看，我们家的人都不是草包。”

这时正是 1912 年，满清皇帝已经被推翻，官办学堂已经兴办起来。我的父亲送我进设在妙莲寺的官办初等学堂，开始了我的启蒙教育。老师姓王，名海珊，是秀才，四十多岁。他从老花眼镜的边缘上望着我，摸着我的头顶说：“好聪明，好聪明，读得出来！”

我是 1900 年 7 月 2 号（阴历六月初六）出生的，正满 12 岁。如今的人，象我这年纪已经上初中了。而我呢，却才开始读“人之初，性本善”。但当我读到“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时候，我觉得我发蒙并不太晚，我的前程仍然未可限量。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发愤时。我学苏秦头悬梁、锥刺股。我也学董子下帷，三年目不窥园。我读到深更半夜瞌睡来了的时候，便搓一根纸条戳我的鼻孔，打

两个喷嚏之后又清醒了。

徐荐廷被我祖母咒准了。

第二年七月他忽然得一种怪病，群医束手，口吐白沫，几天不能断气。他的四个老婆把他的烟枪、烟灯和大马刀摆在他的面前，他看了一眼这才断气。

徐荐廷死后，他的眼睛一直凶恶地睁着，也没人给他合上，尸体还没有放进棺材，四个儿子已经闹分家了。

第七天，他的长满蛆虫的身体收殓的时候，他的黑漆龙门大瓦房已经宣布要出卖了。

满“七七”的时候，徐荐廷死后仅仅才49天，二少爷徐长龄和三少爷徐长福已经把分得的财产赌博输掉三分之一。到了年底，两兄弟都披着破席子，立在花园场饭馆的火炉前，流着两坨清鼻涕，馋水直流地望着热气腾腾的蒸笼和香喷喷的炒锅。过年的前三天，落了整夜的大雪，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二少爷和三少爷都倒毙在花园场东门口鸡脚神的脚底下。

第二年春天，四少爷徐长庚，也就是牵走我们耕牛的那一位，卖掉他的老婆去吸烟和赌博，并且喝烂酒。有一天在十字路口的一家酒馆里醉得不醒人事，他解开裤子就在桌前小便，被堂官们猛揍一顿，把他赶出酒馆，回去后当晚就一命呜呼。

只有大少爷徐长寿比较老成，还能保守分得的财产。但是见天需要一二两鸦片烟过瘾，否则全身无力，使得他只能穿一身破巾巾，跟叫化子差不多。

“还是你先死呀！还是你先背时倒灶呀！”我的祖母说，五

十年来第一次舒出一口轻松的气，第一次脸上出现了笑容。

二

1918年6月30日。

竹林里的画眉开始噪叫的时候，我一翻身就爬起来了。我连忙披衣下床，走出房门，抬头望一望天空，东方的天边已经现出红霞。灶房里灯光荧荧，响起了锅铲声，我的后娘贺家妈正在给我们做早早饭。父亲已经起来，正在灶房门口洗脸。今天他要领我到成都考学校。我们准备天不见亮就启程，现在已经迟一点了。

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我的祖母从屋里颤巍巍地走出来，报怨贺家妈不早点做好饭。

“不是说要去考学堂吗？宁早不能迟呀！迟就名都报不上了。”她忧心忡忡地说，没有梳洗便抓起扫帚打扫灶房门口，嘟嘟囔囔嘴一直不歇气。

我的父亲说：“不要紧，今天报不上名，还有明天，后天才是考期。”

草率地吃完饭，放下筷子我们就出发了。一上路，我的父亲继续昨晚的话题又说起来。

他说：“读师范是官费，吃呀住呀，学杂费呀，样啥都不要钱，县上劝学所^①每期还要津贴十块，一切花销，纸张呀，笔墨呀，书籍呀，全都够了。你说读师范没出息吗？不见得，

^① 劝学所：即后来的教育局。

是珍珠丢进黑窟窿里一样发光，有没有出息就看你了。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出过读书人，人家瞧不起我们，欺负我们，你把书读出来，就给我们家的门庭争光了。我们家穷，读不起中学，把师范读出来，一样可以扬眉吐气。问题就看你考不考得起了！”

“你说一百遍了！”我生硬地还一句，我不爱听重皮子话，孔子说的为政不在多言。

“我怕你想不通嘛！你想得开我就放心了！”我父亲说，又加一句：“走起些，早点赶进城，报名还要照张相片哟。”

老实说，先前我倒是不想考师范学校，认为师范生就是稀饭生，毕业后仍然回老家吃粉笔灰灰。经我父亲开导后，我想通了，打消了先前的想法。

我了解我的父亲。他是农村中少有的人物。他胸襟开阔，思想前进。他并不是不知道读中学的发展大，也不是不愿意我飞黄腾达。他曾经鼓励我好好读书，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但是我们家穷，他供不起我读中学，只好让我读不花钱的师范学校。

从花园场到成都 80 华里，道路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天晴一把刀，下雨一包糟。我穿着贺家妈给我做的青布朝元鞋，跑得雄赳赳，老蓝布衫子的下角飞扬起来，卜卜地直响。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城那种激情，直到今天我仍然找不出适当的词藻来形容。

下午三点我们就赶到成都了。走到城门口，看见月城两边住满了乞丐，有的正在烧饭，垒三块石头，上面放着砂锅，底下烧着干树枝桠，浓烟四散。城门洞遍地是水，不断有人挑水进城。

进得城来，又是一番景象。人们都长得白白净净，穿得整整齐齐，男人长袍马褂，妇女黑裙子短褂子。街两边的商店都是木串平房，门面油漆得亮堂堂。街中铺着石板，路不宽，人们都在街心中行走。交通工具是轿子，轿夫不断地喊着“闯背闯背！”有一种拱杆轿，坐的是有钱有势的人物，四个轿夫分两班抬，走几步就换班，跑得飞快，横冲直闯，行人都得赶快躲让，否则就会被闯倒。

乡下孩子第一次进大都市，看见盛大的场面，我不禁束手束脚起来，连脚步都迈不开了。

我父亲带我到长顺街一家栈房投宿。栈房叫高升店，门前两边挂着牌子，分别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进门，便是一间通铺，摆满了床铺。往里走，是有门有窗的房间。最后一间安着五六张烟榻，榻上放着一盏烟灯，人们横躺在上面，手里拿着烟枪，对着茕茕如豆的灯火吞云吐雾。一走进店门，我就闻着一种闷人的特殊香气。

我的父亲皱着眉头说：“栈房里也在开烟馆子，就有那么多人去吸，一吸上瘾，卖儿卖女卖婆娘都做得出来。所以林则徐要禁烟，可是喊禁烟的人就在吸烟，能禁得绝吗？天晓得！”

我父亲刚刚住口，一阵哗哗的麻将的声音又响起来。接着是牌碰桌子的清脆的响声，有人喊“碰！”有人喊“和！”有人喊“满罐！”有人喊“三元会！”好几间房间里都在搓麻将，都在叫，都在笑。

我们住的房间就夹在这些嘈杂的声音中。我的父亲又大发感慨了。

他用嘲讽的口吻说：“非洲有个国家叫摩洛哥，以赌为生，

是个赌国。长此下去，中华民国也会变成中华赌国了。”

我们住的房间里有五张床铺，床上铺的草席已经变成乌黑色，不知浸透了多少人的汗水。壁上血迹斑斑，写了一些打油诗。我的床头上有一首是：

出门人未带家眷，
半夜里好不惨然；
老板娘行个方便，
胜过你拜佛朝山。

到了七点钟，天黑了。屋梁下吊着的电灯泡发出黄豆大小的光，慢慢变大变亮，最后变成一支蜡烛样的光亮，飞来许多小虫在周围萦绕着。

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麦饼，叫么师提点开水来却没有人答应，只好干啃。太疲倦了，啃完后便和衣上床睡了。

刚刚躺下，就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身上爬，满身奇痒。我伸手一摸，摸着一把软绵绵的东西。我翻身坐起来，把手里的东西对着暗淡的电灯光一照。我不禁毛骨悚然，惊叫一声，原来是一些我从没见过的小虫，把我身上的血吃得胀鼓鼓的。

我的父亲说：“这是臭虫，专吃人身上的血。”

我说：“我们乡坝头可没有这种吃人血的虫子呀！”

“也有，”我的父亲认真地说，“徐荐廷不是吃人血的虫子吗？我们租他几亩田，他随时要加租加佃，动不动就牵走我们的耕牛。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劳动，全吃我们的血汗。再说远一点。我们家第一代祖先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迁到这里来落户，代代务农，所流的血汗全都叫徐荐廷一类的臭虫吃

了。”

“啊，我明白了！”我说，我父亲的比喻多么恰当，我又增加一点知识。

臭虫多，连墙壁上都在爬，看见就恶心，我们没法睡觉，只好起来等待天明。我听着左右几间房里鼾声如雷，好象我们家里的猪打呼噜。难道那边屋里就没有臭虫咬他们吗？

我的父亲说：“他们都是推车抬轿一类的下力人，冷呀饿呀，什么艰难困苦都受过，臭虫咬一下就不当一回事了。”

我的父亲从来没有忘记告诉我所不懂的东西。这是他的教育，不仅以身作则，随时随地都有他的教材。说到城里的臭虫，又引起他一串串的感慨。

他把眉头一扬：“其实城里人也和臭虫差不多。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城里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吃的穿的都靠乡坝头的人。所以不要以为你是乡巴佬进城，穿得不如人家，你就害怕，就怯生，束手束脚，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我的父亲正说得起劲的时候，门前来两个搽脂抹粉的姐儿，两腮象猴子屁股，身上发出一种刺鼻的不正常的香气。他们贪馋地望着我们媚笑。

我的父亲说：“去吧，你们看错人了！”

两个姐儿嘴巴一瘪，屁股一扭，走了以后，我的父亲说：“这些监视户^①，只有城里才有。她们都是良家女子，被生活逼来下水，成了都市的脓疮。”

^① 清朝末年，周孝怀作四川道台，在成都兴办公娼，划地区供她们居住。因此，旧时称妓女为监视户。

听我父亲摆谈，我感到很新奇，聚精会神地听着。但逐渐逐渐，他的噜苏的龙门阵变成催眠曲，我开始打盹了。

我的父亲望我一眼，刹住话头说：“睡吧，臭虫咬一下算什么？人家那些人不是睡得吹欸打鼾吗？一个人要打得粗，吃得苦，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没有听完父亲的话，我就和衣往床上一倒，耳里嗡嗡地响着他的声音，一会儿我就沉沉入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按照在乡下家中养成的习惯，我六点便起床。我吃惊地发现放在枕边的书包不见了。书包里装的是国文和数学复习提纲，还有一支小字笔和青铜墨盒。我准备在应试前抓紧复习，现在失掉对我参加考试是一个大的打击。偷东西的人一定认为书包里装的是钱财，趁着我们熟睡时候推开门摸去的。这些东西他偷去不值一文，但对我却是无价之宝，是一个大大的损失。

我的父亲看见我唉声叹气，安慰我说：“算了吧，好在你的功课平时已经弄得烂熟，就用不着再来热炒热卖了。”

“但是笔墨呢，还得再买呀！”

“买就买嘛！”我的父亲说得轻松愉快，但他的嘴角上却浮着苦涩的佯笑。

洗了脸，我们出去到街口上吃了早饭。我们又到祠堂街卖一支七紫三羊毫笔和一锭松滋侯墨。我们回到高升店的时候已经十一点。我看见店门里的壁上贴着一张失物招领：

“今晨在厕所里拾得书包一个，内装国文数学复习提纲等物。请失主到 20 号房间刘金刀处认领。”

我当时的惊喜就不用说了。我连忙跑去找到 20 号房间。